



图：《神奇的田地》中，女主人的菜地

现在的中国人普遍感到生存维艰：从呼吸的空气到饮用的水源，从日常的食品到生病必服的药物，再加上不断攀升的物价，日益下滑的道德，人们对于生存前途的迷茫与失望感不断增强。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面临的空前危机。

中华五千年文化崇尚“天人合一”，相信善恶有报，儒释道的信仰文化构成了华夏文明的精粹。直到近几十年来，西方马列共产学说进入中国，中共强制向人民灌输“无神论”，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战天、斗地、整人，一次次地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破坏、歪曲，被洗脑的人们渐渐丧失了判断善恶的标准，从此“一切向钱看”，出现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现状。

“对一个民族来说，个体的肉体上被消灭，并不是最可怕的。一个心中没有希望，彻底失去了对善良、对公正的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是自我走向毁灭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不用外敌的进攻，他们会为了金钱而毁灭自己的母亲河、会把良田变成沙漠；他们会在“毒奶粉”、“血铅”中断送民族的下一代……”（摘自《外界

“1400 例”谎言面面观

——栽赃陷害，无中生有

（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1999 年 7 月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抛出了诬陷法轮功的“1400 例”谎言。中共利用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在全国范围栽赃陷害、移花接木，用种种貌似声情并茂的画面、场景，试图欺骗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误解和仇恨。那么这 1400 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里仅举两例：

利用威逼利诱，把一些从未修炼过法轮功的人的死亡歪曲说成炼法轮功炼的，以达到栽赃法轮功的目的。这样的事情在整个造假中比比皆是。

如明慧网 2001 年 6 月 14 日就登了王营妻子的一篇文章，文中说，她丈夫王营 1984 年得乙型肝炎，在 1998 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却被中共江氏犯罪集团列为 1400 例之一，并在报上登出来白发言人送黑发人。作者称：“我丈夫纯属正常死亡，根本不是炼法轮功炼的，他本人从未炼过法轮功。”

还有全国知名的“井架上吊”案，中共造谣说，死者是因为炼法轮功才上吊寻短见的。其实真实情况是：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家乡人

长沙百姓身边事

第 21 期

2011 年 10 月 5 日

评论：把希望还给中国人》）

那么，中国人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吗？明慧网上的几个身边小故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河北省遵化市西留村乡蒲池河村有一家专卖香油的油坊。男主人叫闫福相，老伴叫刘淑珍，老两口都六十多岁。他们家磨的香油，从不掺假，货真价实。方圆几十里，十里八村的人都爱来买。乡亲们说：买着有底、吃着放心。就连乡政府的很多工作人员也都爱买他的香油，有的还向朋友推荐说：就买他家的香油，好着呢。他家的香油怎么那么好？因为他们老两口都修炼法轮功。

《谁是当今世上最可信的人》中说：“我有个朋友，全家喜欢喝牛奶。她问我当地有没有养奶牛的人炼法轮功。她说现在啥都掺假，就炼法轮功的人最实在、最可信，啥都不掺假。你给我找这样的人，常年给我家送奶。”

《神奇的田地》讲了大陆一位中年农妇种菜的故事。她说：“我有四亩菜田，扣了三个大棚，还有露天菜地，所有的菜都是自然生长，比用药物催的长得慢一些，但是绝对天然、绿色。顾客说我的菜味好，吃着安全放心。市场管理员也常把我的摊位指点给熟人，说：买她的菜，她的菜好。”

每当他人对中国的前途失望时，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修炼者的故事，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道德重建的希望。支持他们，也就是在拯救我们自己。（文／诚宇）◇



死者是吉林市郊的外来户（农民），以修车为生，由于没有正当的营业手续，修车工具被城管没收，他不堪巨大的生活压力，寻了短见。周围人都知道，死者生前没

有练过法轮功。在家属要告城管部门时，当地民政部门为政府部门开脱责任，给予抚恤，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的。公安部门摆上白酒和有关书籍对死者重新录相。实际对法轮功略有了解的人谁都知道，法轮功学员禁止喝酒。但当时当地公安部门还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录相中露出破绽。诸如此类拙劣的谎言，稍微了解法轮功的人，都欺骗不住。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如同其它栽赃法轮功的谎言一样，中共的“1400 例”不允许任何第三方的调查。中共既是原告，又是法官，还兼任了侦破和检察工作，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说话的机会，整个过程的本身就足以证明 1400 例是不可信的。◇

明善恶 结善缘 洪福常伴善良人

三法轮功学员遭长沙法制教育培训中心洗脑迫害

2011 年 9 月 28 日，被长沙法制教育培训中心非法关押的三位法轮功学员周雨锡、李志刚、黄勇辉终于重获自由，与亲人团聚。三人中，周雨锡与李志刚遭该中心拘禁四十天，黄勇辉遭拘禁二十天左右。



洗脑班的大门白天也紧闭

周雨锡，31 岁，原湖南省航天局幼儿园幼师；李志刚，42 岁，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计算机博士（肄业）；黄勇辉，40 多岁，天心区居民。三人均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良多，却在 1999 年中共江氏集团发起的这场对法轮功的无理镇压中屡遭迫害，周雨锡与李志刚两人还被开除公职。

拘禁三位法轮功学员的长沙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中岭村丰岭组，院内绿树成荫，从外观上看，很象一个休闲度假的场所，但围墙上的铁丝网、大白天也紧闭的铁门以及窗户上的铁栏杆，却分明提醒着人们这里的不同寻常。此处原本是当地用作敬老院的地皮，2002 年被湖南省“610”办公室（注：“610”办公室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的盖世太保，在各地办了很多洗脑班，劫持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花巨资买下，于同年 11 月成立该中心。

该中心直属长沙市“610”与市政法委，由市“610”副主任吴凯明任中心主任，副主任有杨路、雷松平等人。八年多来，已非法拘禁上访维权的长沙市民及湖南各地法轮功学员数百人次，而其中被迫害最严重的就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除被剥夺人身自由之外，法轮功学员还受到强制洗脑及种种身心摧残，以逼迫放弃信仰，实际上，“长沙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就是一个以法轮功学员为特定对象的黑监狱、洗脑班。

在这里，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被隔离关押，每人被囚禁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带卫生间的房内，由“610”与街道办（社区）指派或高薪雇来的“陪人”24 小时严密监视，一日三餐都只能由“陪人”打到房间里，毫无人身自由。房间在三楼，朝北，每天透过窗口铁栏杆的缝隙，学员们看见的只有一片荒芜的草地与寂静的小山丘。



洗脑班大楼南面（共四层，法轮功学员被囚禁在三楼，朝北的房间）

在“610”人员刻意营造的与世隔绝、狭小逼仄且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环境中，法轮功学员终日面对的唯有恐吓与洗脑。捞刀河洗脑班的主要洗脑手段有：强迫看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光碟；



洗脑班外墙，上设铁丝网

强制“学习”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书籍以及中共制定的种种违宪的所谓“法规”；对不配合洗脑的学员关禁闭；恐吓学员“不‘转化’（即放弃“真善忍”信仰）就送劳教

所、监狱！”等等。所有的洗脑手段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强迫法轮功学员写下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所谓“三书”（悔过书、保证书、揭批书）。事实上，这种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与文革中迫害知识分子的“牛棚”一脉相承，目的都是逼迫人们放弃自己的独立认知和人格，臣服于中共的强权统治。

因封闭式洗脑的需要，及惧怕恶行曝光，长沙市“610”对被劫持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是强制性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不准打电话、写信。除了少数受中共谎言蒙蔽较深的法轮功学员亲属被叫来做学员的“转化”工作之外，绝大多数学员的家人都不允许探视。李志刚被劫持到捞刀河洗脑班的四十天中，家人一直未被获准探视，但与之相反，周雨锡的丈夫——某国有银行湖南省分行的政工干部张永林，却因反对妻子修炼可以自由出入洗脑班，就是基于“610”的这种洗脑需要。

长沙市“610”还刻意安排一些邪悟者来做学员的“转化”工作。9 月初，吴凯明等人就找来了一个法号“印成（音）”的和尚来给周雨锡、李志刚、黄勇辉洗脑，此人原名徐建元，曾经修炼过法轮功，2001 年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放弃信仰，此后走入佛教并在福建某寺出家。此人利用自己曾经修炼过法轮功的经历，与走入佛教后对佛教理论的片面理解来肆意诋毁法轮功，很具迷惑性。尽管如此，其难以自圆其说的言辞却无法动摇法轮功修炼者在理性与实践中所确立的正信正悟。

在经历了数十天的洗脑迫害后，9 月 28 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各自所在区的“610”、街道办等机构的人员从洗脑班接回。接他们的人中，有些正是劫持他们到洗脑班时的原班机构的人马，从这些参与迫害机构人员的脸上，看不到愧疚与歉意，显然，在“上级命令”的借口下，他们已把对好人的迫害当成了常态。

也许，在中共不法人员的眼里，四十天也好，二十天也好，都只是一个数字，没有人去关注这数字的背后，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们为了坚守良知，为了唤醒被中共谎言毒害的民众，所承受的苦难与巨大的付出……◇

长沙市“610”办公室主任、市政法委副书记：吴志斌
88667548（办）85070065（宅）13307310607（手机）
长沙市“610”办公室副主任兼培训中心主任：吴凯明
88667549（办）85133270（宅）13319578855（手机）